

七日談

（海外篇）

八月初，重要紀念日，給自己放一天假，允許小小「出格」，大吃特吃垃圾食品之餘，還去當地一家慈善義賣商店，瞧瞧最近有什麼書。

很久沒逛書店了。家中藏書氾濫，而且多半呆立在書架上，同享吃灰的命運。子曰：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多年不改的老毛病，只要一進書店就牛馬驢騾都拖不出來，索性保持安全距離。再者，郡立圖書館駕車兩分鐘可至，大學圖書館離我家步行不到五分鐘，新書上架快，館際互借服務太方便。有工夫閒逛書店，還不如坐下來老老實實讀幾頁書呢。

不過既是紀念日，「出格」又何妨。此地為大學城，還有多所中小學，教師退休、離職，處理舊藏，經常丟出來不少好書。慈善機構的店舖不為盈利，定價極低，時有驚喜。多年前初來此店，以二美元購得兩冊無污損的精裝書：羅素《西方哲學史》（二〇〇七年重版）和普立茲獎專欄作家Anna Quindlen文集《Loud and Clear》（二〇〇四年第一版）。這天步入店內，但見熱賣的是二手衣物，圖書區仍在店面一角，沒有分類，塞滿三長排釘在牆上的書架。隨便抽出幾本翻翻，似乎無論品相、裝幀、厚薄，封底都貼着\$1.59的標價，想來是店員為省心省事，懶得在估價上花時間。

《插圖天文百科事典》，挺新。學生時買過一本類似的，結果沒空讀，搬家時捐掉了。如今有點閒工夫，卻受不了它的蠅頭小字了。精裝《哈利波特和魔法石》，我有友人所貽平裝本，不用看了。Malcolm Gladwell的《Blink》是討論人類決策的行為心理學書

籍。作者最暢銷的書是《Outliers》，推廣「一萬小時定律」，即複雜技藝如外語、樂器等都需要至少一萬小時高強度練習才能精通，其實是愛迪生「天才等於百分之一的靈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」演進版。這兩本書都在圖書館見過，此刻也不用看了。

沒有失望，一排爛糟糟的驚悚小說、浪漫小說旁邊，發現一冊一九九二年版H·G·Wells科幻作品選。深紅人造革封面，金色書題，書口塗了銀色，紙張略泛黃，但乾乾淨淨，實在可愛。收錄的《星際戰爭》、《隱身人》、《時間機器》三部，我已讀過古登堡計劃電子版，還收有江蘇科技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的中譯本。買不買呢？

威爾斯一如比他年輕六歲的羅素，文筆優美。英國十九世紀後期至二戰前後的文史作品，遣詞造句大多雅潔雋永，滿篇珠玉。我家有羅素《Portraits From Memory》一九五六年版，收回憶威爾斯短文一篇。羅素自負，認為威爾斯淵博但不夠深刻，卻也承認他精力過人，想像豐富，善於組織大量素材，特別會描寫非常時期的群眾言行，比如《星際戰爭》。

《星際戰爭》初版於十九世紀末，寫火星入侵地球，世界霸主英國肩負拯救人類的使命，用馬車拉來大炮英勇抵抗——如今讀來不免微笑。彼時尚無汽車、飛機、激光武器，且以為宇宙就是銀河系，銀河之外是曠然無物的空間，所以小說題目「星際」（worlds）所指不過是地球和火星。一九二〇年代，天文學家哈勃證實河外星系的存在，並且發現宇宙其實在膨脹，天文學、宇宙學才發生飛躍。此後的英國科幻作品，如William Stapledon寫於

邂逅「巨無霸」

吳捷

一九三〇年代的《Star Maker》，已大開腦洞，描繪不同星系的智慧物種與文明興衰了。

所以，買不買呢？目光繼續在書架前游移。最底層的角落，赫然龐然，屏息蹲踞着《Truman》，歷史學者David McCullough的杜魯門傳。俯身，拽出，放到面前，差點把腰扭了：一千一百多頁的「巨無霸」，說像磚頭都委屈了它。不久前恰是作者去世三周年祭，他的書我已讀過四部，評述美國獨立戰爭的《1776》和亞當斯傳《John Adams》尤其娓娓道來，妙筆生花。後者我用Kindle讀的電子版，津津有味，後來在圖書館見到紙書，才發現它竟有八百餘頁。作者在一次訪談中曾說，年輕時喜讀歷史小說，感到歷史課本通常堆砌史實、枯燥乏味，何不捕捉人物之心，呈現偶然之因，把歷史寫得妙趣橫生，神韻並存？

《杜魯門傳》一九九二年出版，翌年獲普立茲獎。眼前這本竟是第一版，卻紙張潔白，

棱角嶄然，新若未觸。顯然剛拆去塑封，書脊還留有細細一道縱向膠痕，不知從哪裏弄來的老貨底。左手托起書脊，右手輕輕翻動書頁，聞到淡淡油墨清香。字體不算小，比起近日新書流行的細字配寬行距印刷，視覺體驗舒服多了。書中附有九十餘幀照片，包括杜魯門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同意使用原子彈的手令。鉛筆寫就的短短十一個詞，改變了不知多少人的命運。參照索引，可見人類對原子能的逐漸認識、原子彈的秘密製造和試爆、美國政界和科學界就應否對日使用原子彈的反覆辯論、決策者的猶豫、原子彈在日本爆炸後各方反應及餘波、對戰局和世界歷史的影響，此書都有極詳細的論述。正逢原子彈在長崎爆炸八十周年，這本厚厚的《杜魯門傳》顯得愈加沉重。「這不會也跟那些通俗平裝小說一樣，賣一塊五毛九分吧？」這樣想着，翻到封底。分明貼着標籤：\$1.59。

豈有此理！

這點兒錢，一小杯黑咖啡都買不了，簡直等於白送。何況，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，以史為鑒，讀讀名家筆下的杜魯門，當作學習歷史和英文都好。立即，忘掉了威爾斯，把這尊「巨無霸」請到了收銀台上。



◀於香港舉辦的「書出愛心十元義賣」活動。

拉布布到柏林



柏林漫言
余逾

前段時間有朋友調侃說，曾經一個印度卜師說這兩年中國會出一個世界「頂流」明星，大家都猜測內地各路明星，沒想到說的其實是拉布布（Labubu）。

拉布布，這個從內地風靡到全世界的盲盒玩偶已成為時尚流行的新寵，歐洲也不例外。自從倫敦和米蘭有了POP MART的實體店以後，柏林也迎來了自己的門店。德國的小夥伴們感嘆，終於不需要打「飛的」去米蘭買拉布布了。

然而這些拉布布迷們在米蘭的「實戰經驗」對他們在柏林搶購拉布布有相當大的幫助。比如，當人們覺得門店九點開門，六點去排隊已經夠早了。錯，要知道在米蘭，很多人頭一天晚上十二點便開始排隊了。其中一位拉布布迷告訴我們，開業那天她兩點多去排的隊，「幸運」地排在了前一百名以內。這前一百名排隊的人到了以後都實名登記，甚至在半夜到早上之間還點了兩次名。

開門以後，由於店面實在太小，幾乎每次都只能出來三個人再進去三個人。限購是肯定的，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是衝着拉布布去的，所以排得不算太靠後的人都還是有一定的機會買到拉布布。那位兩點多就去排隊的拉布布迷在十一點左右進到店裏，終於如願以償買到了她喜愛的產品，不枉她辛苦排隊九個多小時。

說到排隊，這個隊伍之長，真是在這個有名的亞歷山大廣場可謂「之最」——沿着這個街區整整排了一圈，目測一兩公里是有的。當然也有很多無法理解的遊客和路人。

慢慢的，在德國公司工作的華人們時常收到同事們誠懇的「請求」：

「我們家小孩喜歡你們中國盲盒拉布布，可不可以託您幫忙買一個？」

「我誠實地跟您說，拉布布在中國，比在德國在歐洲，更難買。」

「真的？這麼誇張麼？」

「真的，你去亞歷山大廣場店排隊排個通宵，可能就買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避免客人爭搶衝突，中國已經全面停止線下銷售拉布布了。線上嘛，就更搶不到了。」

「真不容易啊，看來哪天我得請個假去排隊買拉布布，你說老闆會同意麼？」

「如果你答應幫他也買一個，說不定可以。」

我們哈哈大笑。實在沒想道，這麼一個小小的兒童玩偶，竟然在成年人的世界也掀起如此大的波瀾。

拉布布在柏林已開業一個多月，排隊的隊伍雖然不如剛開業時排個一兩公里，但隨時想去還是得排一個多小時。好心的群友們也會時不時「直播匯報」——今天排隊人多不多，要排多久，裏面還有沒有拉布布等等。

這個夏天，拉布布熱熱鬧鬧，讓己有點秋意的柏林彷彿有了盛夏的火熱。



自由談
陳安

世界地名翻譯有三種：音譯，如「紐約」；意譯，如「新港」；意譯兼音譯，如「新澤西」。

「Greenland」，可音譯為「格陵蘭」，也可意譯為「綠地」，現常用前者，用一用「綠地」似可順便說明：一個來自冰島的「紅胡子」北歐人發現該島，把它命名為「綠色的土地」，並說：「假如這塊地方有個動人的名字，一定會有許多人來到這裏。」

在綠地被發現一千餘年後，我們這批彼此「動人名字」吸引的人，在紐約盛夏，登乘「島公主」號遠洋遊輪前去首訪。路途遙遠而枯寂，有很多天遊輪在蒼茫大海上踽踽獨行，有時還整天被濃霧包圍，與世界完全隔絕，不得不時時鳴笛示警。但遊輪上的舒適溫度、娛樂活動不是能勝過百老匯大街上的似火騷陽嗎？而在船上過幾天不用買菜做飯洗碗的日子，不也是晚年的一種享受嗎？

海航旅程確實遙遠，紐約到格陵蘭首府努克（Nuuk）之間遙互千里。但若乘飛機，從紐約肯尼迪機場直飛努克機場，也只需四個多小時。格陵蘭島位於北冰洋和北大西洋之間，約有三分之二土地處於北極圈內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島，大得有如陸地，故又被稱為「格陵蘭次大陸」。

格陵蘭島拒人於千里之外，顯然不是好客的，即使「島公主」已千辛萬苦千里迢迢駛近它了，它卻還讓天公不作美，颶狂風，掀巨浪，阻撓「島公主」靠近。遊輪預定停靠的第一個碼頭是格陵蘭島南端的納諾塔利克鎮，可就在我們準備下船轉搭汽艇，去首次登上綠地海岸的時刻，船長通知說，由於風巨浪大，汽艇無法行駛，為保障諸位生命安全，抱歉只能放棄此首站之行。納諾塔利克在格陵蘭語中意「北極熊出沒之地」，看

來，禍福相依，放棄此行，我們等於避免了兩種兇險：葬身魚腹之險和葬身熊腹之險。遊輪且及時做出補償決定：立即改航，前往伽德薩布峽灣。這是個好消息，因為我馬上記起多年前遊覽挪威奧爾蘭峽灣的樂趣。

天公也作了補償。這是個晴天，只見伽德薩布峽灣像奧爾蘭峽灣一樣壯闊，崇山峻嶺高聳四周，藍色灣水平靜如鏡，在陽光下則波光粼粼。不同的是，在奧爾蘭峽灣，山上有草叢的綠色，有流自山頂的瀑布，山下山邊時有村莊出現，空中時有海鷗飛翔鳴叫；而在伽德薩布峽灣，幾乎沒有植物，沒有鷗鳥，沒有人煙，沒有聲息。我於是意識到，所謂「綠地」其實基本上是一片沒有綠色的土地。後來自始至終，我也沒有在綠地見過一棵樹。據地理資料顯示，構成這片次大陸的主要就是高山丘陵，極圈凍原，極地冰川。

不過，伽德薩布峽灣畢竟是一個令人流連的遊覽勝地，為讓旅客仔細觀賞其山海景色，悉心的遊輪舵手讓船緩緩航行，讓一幅宏偉、壯觀的長畫卷在我們眼前逐漸展現：高山，峻嶺，疊嶂，奇峰，懸崖，峭壁。時為北極圈夏季，不再是漫山遍野的冰雪，只是有些山上還留有殘雪，灣面上零零星星浮蕩着雪白的大小冰塊，有的如船隻，有的如城堡，有的如天鵝；往遠處一看，好像有一支白色的艦隊向你駛來。

北極圈夏日不熱不寒，屬於涼爽溫度。太陽為彌補自己冬季脫逃的愧疚：到了夏季就持久滯留空中，遲遲不下山，直至午夜才發出晚霞，而兩三小時後便又把朝霞送上，這就成了討人喜歡的「極晝」。令人難以想像的是，到了冬季，格陵蘭人如何在冰天雪地裏度過那長達半年的「極夜」，如何在漫漫長夜裏繼續捕鯊、捉魚、抓蝦、牧羊，也很難想像他們再有機會迎接一批批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。

格陵蘭島還真是值得觀光的地方。遊輪

心的「小洞天」

我把這個情況說給母親聽。母親聽後大笑：「你小時候也這樣，喜歡在屋後的小樹林裏，找兩三棵距離較近的樹，橫着綁上竹竿，上面搭上塑料布和茅草，要在下雨天躲進去住。你和我孫女一個脾性愛好。」

聽到母親這麼說，我又回憶起少年時，自己在蚊帳中用乾電池做電源，拆掉手電筒裏的燈泡，自製了一個晚間照明的「小燈」，還在文章內貼上自己喜歡的報紙，報紙上用漿糊黏上自己臨摹的毛筆字，一時間，以為那就是樂園。

搭建自己的「小窩」，這或許是出於生存本能，是人和動物與生俱來的天性。你看那些鳥雀，哪個不是生來就會銜草搭窩？

聽到我的論斷，一位做裝修的朋友告訴我，以他多年的裝修經驗，相當一部分人都對微縮景觀感興趣，很多情況下，山河無法移植到室內，就用微縮景觀來代替，對於很多小而精的東西，很多人也沒有免疫力，比如：萌寵、玩偶、手把小物件……

近日，讀《浮生六記》，裏面有這樣一個段落：「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群鶴舞於空中。心之所向，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。昂首觀之，項為之強。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，果如鶴唳雲端，怡然稱快。」

這還是沈復的奇特經歷，以蚊為鶴，以煙為霧，這應該可以看成是沈復的心靈「小洞天」了。

秋景如畫



市井萬象

初秋時節，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草色漸黃。在遼闊的草原上，牧民將豐收的牧草捆紮成卷，成群的牛羊、馬匹漫步其間，勾勒出一幅祥和美麗的秋日豐收圖景。

新華社



人與事
李丹崖

女兒五歲，帶她去露營一次以後，她開始對各種兒童小帳篷痴迷。但凡看到兒童玩具小帳篷之類的視頻，都嚷嚷着要買，幾次未果之後，又對快遞來的包裝紙箱感興趣。她會把大個頭的紙箱改造成一個小房子，下面鋪上地墊，晚上還要睡在裏面。

幾次溝通都不行，妻就在她熟睡之際，把她再次抬回床上來，一覺醒來，女兒發現躺在床上，感覺不可思議，繼續躺到她自己製作的「小窩」裏玩耍，樂此不疲。